

# 「國史館在臺復館一甲子：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紀實

蔡名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國史館自1957年在臺復館，至今（2017）年正逢復館一甲子，特於6月24-25日盛大舉辦「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並在25日上午安排一場「國史館在臺復館一甲子：回顧與展望座談會」，邀請資深館員分享在臺復館以來的點點滴滴。

座談會由該館副館長何智霖主持，雖有修纂處處長許瑞浩、纂修吳淑鳳分別撰文介紹國史館的今昔變化，但為節省時間，統由吳淑鳳報告。（註1）館方另外邀請前主任秘書卓遵宏、黎中光和陳立文，以及退休纂修兼處長簡筌簧4位故舊一同憶往。



圖1：「國史館在臺復館一甲子」座談會

首先由主秘卓遵宏開場，他說明國史館在館長羅家倫、黃季陸和朱匯森3位領導下，如何從筭路藍縷到草具規模的發展。卓主秘提及1957年6月羅家倫館長在一紙派令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特任為國史館館長，擔負國史館在

臺復館的重任。由於國史館在中國大陸時期徵集的史料在搬遷過程中全部散佚（這批檔案今日收藏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也在撤退過程中失去聯絡，是時臺灣財經困難，因此在臺復館工作格外艱辛；所幸羅館長憑其聲望取得臺北市北平路辦公處，又在新店大崎腳購得千餘坪土地（即今該館新店館區），建造史庫以典藏資料，勉強能容納 30 餘名員工與初期徵集之史料。在羅館長斡旋下，總統府等機關的檔案與國民黨黨史會所藏的國務會議紀錄陸續移送國史館，豐富了國史館的史料典藏。在有限經費下，推動編纂「開國實錄」與「抗戰實錄」兩計畫，編成《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3 編 24 冊、《中日外交史料叢編》9 冊、《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12 種 27 冊等重要文獻叢書，希冀透過史料的



圖 2：國史館前主任秘書卓遵宏

公開，為民國史研究提供基本素材，如此成果也讓國史館深受國內外研究機構與學者肯定。

卓主秘回憶，羅館長於 1968 年因病辭職，由黃季陸代理館長之職，至 1969 年 3 月真除館長。當時黃館長已逾「不踰矩」之齡，望之頗像笑臉迎人的彌勒佛。黃館長上任後，擴建大崎腳的史料典藏空間，1972 年底竣工。在其 15 年又 9 個月任內，積極徵集購買史料圖書、創設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加強史料的開放、編纂多種史籍，推動與國內外學者的交流等業務，成績有目共睹。卓主秘對其中二點甚為感佩：第一，黃館長視民國史的研究為建設「中華文化大國」的起步，當時國外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已經有一定成果，但臺灣歷史學界的民國史研究才剛起步，而對岸正在文化大革命，黃館長呼籲要急起直追，趁勢趕上，冀望國史館同仁在研究之外，要視國史為國民共同的文化資產，將整理成果開放給大眾使用，守護歷史文物，為民族文化奠定根基，以建設「中華文化大國」，令人佩服其高瞻遠矚。第二，黃館長立下培養 100 名史家的宏願，有次黃館長巧遇卓主秘等人，忽面帶笑容向大家說他要培養 100 名史家。同仁本當天方夜譚，一笑置之，但黃館長似胸有成竹，於 1970 年考試院舉辦甲等特考時，建議設「史料整理與編纂」類，為國史館選拔人才，錄用 4 名。1973 年於高考中增設「史料編纂人員」，原本只錄取 5 名，由於館

長怡擔任該屆典試委員長，最後竟錄取 30 名。黃館長不時爭取考試名額，為國史館招攬青年才俊。

卓主秘表示朱匯森是在 1984 年 6 月特任為國史館館長。朱館長待人誠懇親切、開明風趣，深受同仁景仰，且理事堅持公文不過夜，亦不假手他人，對同仁則採民主開放的態度。過去前兩任館長愛才，但用人嚴謹，因此不少人高階低用，升遷更如止水。朱館長到任後依法辦理考績，其中修纂同仁除平常工作表現外，研究成果亦在考核之列，全體工作人員即便是高階人員，也一律要打卡上班，於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國史館的修纂研究成果也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全館工作氣氛良好，效率大為提升。在纂修國史方面，朱館長上任不久便精心策劃編纂「志書」，正所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原因在於「志」牽涉範圍頗廣，各志皆有其專業領域，非專業學者往往不得其門而入。然而，朱館長認為國史館修纂國史，應該包含自《史記》、《漢書》以來即有的志書體例，在事件與人物之外，論述政府典章制度、工程建設、乃至社會風俗之演變，以開繼往開來之效。因此積極推動「志書」的修纂，擬定編修公職、地理、教育、交通、內政、法律、民族、文化、外交、社會、國防、學術、實業、財政金融等 14 種志書，志書之書法同時兼顧傳統體例與新史學方法的結合，其後實際出版 11 種志書。朱館長任內另外推動出版《國史館概

況》，以方便館外人士（含外籍人士）認識、使用本館資源，不致瞎子摸象。館舍方面，則在新店館區辦公大樓側面建築現代化檔案大樓，1987 年底竣工，樓高 9 層，備有電梯，是國史館最高，也是第一座電梯大樓。1990 年 9 月朱館長在離職前贈卓主秘一幅墨寶，上書「一片冰心在玉壺」，可見其心境。

前纂修兼處長簡筌簧補充了黃季陸與朱匯森兩位館長的一些事蹟，也說明瞿韶華、潘振球館長任內的發展。簡處長特別強調黃季陸館長任內推動高等考試中的史料編纂類科之貢獻，認為這為國史館帶來穩定的人才來源。在臺復館之初，大部分從業人員都不是歷史學相關科系畢業的，館務的推動總會有些許障礙，可是自從推動史料編纂的高等考試之後，為國史館培養了許多人才，修纂人員都是通過考試來館任職的，成為國史館的中堅分子。另外，國史館剛在臺復館時，辦事員與科員等行政人員的員額有限，朱匯森館長特地申請了 30 名雇員名額，這 30 個名額也成為國史館行政人員的基本員額。朱館長任內開啟校註《清史稿》的工作，當時邀請了朱重聖帶領修纂人員辦理此項業務。朱重聖爾後擔任國史館主任秘書、副館長，對國史館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簡處長表示瞿館長與潘館長來館時都將逾 75 歲，均未隨總統任期就先離職。瞿館長任內推動本館的口述歷史工作，除館員外，還邀請當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翰來協

助。另外，兩蔣檔案移轉國史館，也在瞿館長與潘館長兩位館長任內。簡處長認為因為當時李登輝總統要將兩位蔣總統宣付國史，因此推動兩蔣檔案的移轉。另外，「檔案法」的通過對國史館亦有很大影響，當時潘館長與朱副館長意見不同，朱副館長認為國史館改為國家檔案局是可行的，但潘館長認為國史館應該繼續作為總統府的下屬單位。



圖 3：國史館前修纂處處長簡筭簧

前主秘黎中光則與聽眾分享了國史館在張炎憲館長任內的發展，他表示自 2008 年離開國史館後，至今是第二次踏入國史館，可是張前館長已於 2014 年離世，令他感慨良多。黎主秘接著說明「檔案法」的通過，當時確實對國史館造成一定衝擊，因此 2000 年進入國史館任職時，明顯感受到國史館同仁的慌張，大家都很擔心國史館可能被整併，甚至被裁撤。然而，張館長年輕時曾在國史館任職，多年以後重回國史館，面對如此局面，反而認為危機就是轉機，因為國史館可以趁機做出成績，讓大家知道國史館的重要，藉勢把國史館推銷出去，或許就

能避免被整編或裁撤的危機，甚至反過來整併其他單位。當時國史館的人力素質頗佳，但似乎缺乏衝勁，加上人力、經費不足，黎主秘初到國史館時，想在館長室架設一臺傳真機，但同仁卻告知已無經費，經費困窘之情形可見一斑。這樣的氛圍，也讓許多的工作難以推展。在張前館長看來，國史館有很多好的史學傳統，譬如：史事紀要、民國傳記人物、褒揚令等，幾十年下來，已經累積一定成果，國史館應該要繼續保持，並開拓新的領域，在史學作品與檔案典藏上做出成績。因此在過去的史學編修傳統以外，也設法推動與其他部會的合作，以打破經費不足的窘境，如《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張前館長任內出版到第 18 冊，今出版至第 24 冊）的編纂，當時便是與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合作，如此有人出錢、出檔案，而國史館出力，由修纂同仁審慎篩選與編輯檔案，藉此在經費不足的狀況下出版，後來國史館出版的《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史料彙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



圖 4：國史館前主任秘書黎中光

《臺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等，就是與文建會或國科會等各部會合作的成果。

在檔案典藏方面，當時國史館成功獲得數位典藏計畫約 1 億經費的補助，用這筆經費掃描與整理館裡的珍貴史料。雖然最終只完成 17%，但已是一大進步，因為在缺乏人力與經費之下，主辦同仁估計要 200 年才得以完成檔案的掃描業務。另外，張館長任內也利用「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通過等機會增加員額，獲得審查委員的支持，填補了人才的空缺。最後則是推動館舍的整修，當時新店館舍已頗為老舊，所以先翻新溥泉館，並藉此機會整理和出清館內出版品，一方面讓希望使用這些書的大專院校教師、研究員能夠看見並使用這些作品；另一方面，國史館也能空出空間去做其他工作。黎主秘另外補充 2001 年國史館遭遇納莉風災，土石流自山坡上沖到新店館區，第二天上班張館長便帶領同仁一同清理廢土。那幾年，張館長就是如此帶著全館同仁一起動起來，同仁們的工作量因此增加了數倍，黎主秘以 7-11 便利商店比喻張館長的司機黃進欽，表示黃司機每天 4、5 點便要出門，回到家已經是晚上 12 點，對於館內同仁如此地付出，讓國史館能夠做出成績，黎主秘對此特別表示感謝。不過 8 年下來，黎主秘認為張館長仍有兩件事未能完成，第一件是設立總統圖書博物館，即便當時已經勘查了數個可能的設置地點，但終未能成行；第二件是與檔案局的整併，張館長認為可以朝國史檔案

院的方向發展，對於國史館及國家發展都好，且類似的機構在世界各國也有先例，但也未能完成。雖然有未竟之工的遺憾，但無論如何，8 年來全館的努力，同仁們愈來愈有使命感，漸漸做出成績，能見度也愈來愈高，其他單位也比較有意願與國史館合作，在人才、經費及合作機會都大為提高，形成良性循環，做得事情愈多，存在價值愈高，這就是張館長的理念。



圖 5：國史館前主任秘書陳立文

前主秘陳立文分享了呂芳上館長任內國史館同仁的點滴付出。她表示一個機構之所以能不斷進步，除了領導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全體同仁的參與及努力。陳主秘自嘲地說自己離開國史館後，體重增加五、六公斤，白頭髮也漸漸不見了，但是今天回館卻看到同仁們愈來愈瘦，頭髮愈來愈白或稀疏，顯見國史館繁重的工作量從張館長、呂館長到現在的吳館長任內，不但未有改變，據說還逐步增加，而國史館同仁也依然充滿毅力地承擔工作。陳主秘回想自己在館 5 年多來，早上 8 點一定

進館，離館時間往往都是 10 點以後了，而這基本上就是全館同仁那幾年盡心竭力的模式。陳主秘陸續回憶采集處的辦事員馮美君在製作《永不放棄—孫中山北上與逝世》紀錄片時，便將「永不放棄」四個字放在自己桌上，藉此自勉；而 2015 年辦理「從戰爭到和平：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特展」，並製作《破曉時分—抗戰勝利與受降》紀錄片，當時與審編處專員銀劍玲一同步出館時已是凌晨 3 點，陳主秘不禁說：「終將破曉」；秘書處科長陳玉峰、王者香、秘書張瓊月等人，時時要接電話待命，待命時間非僅上班時間，而是 24 小時都有可能接到電話；修纂處的同仁在 5 年 4 個月中出版 224 本書，辦了 20 幾次的大型國際的和一般的研討會，以及無數場小型座談會，像現在星期四的學術演講，當年是一個星期舉辦數場，另外三處的同仁也全部投入協力；當時任修纂處處長的何副館長，向來

處變不驚，但為了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時，曾見何副館長為此汗流浹背，顯見壓力之大。陳主秘強調國史館所有的工作與成果，都是靠大家焚膏繼晷地通力合作才得以完成，包含警衛、司機、歷屆的替代役，在呂館長 5 年任內，所完成的種種成就，以及今日國史館可以在吳館長手中更加發揮與成長的基礎，所有成就應該歸之於所有同仁。

當日聽眾甚多，透過兩位發表人與 4 位資深同仁的分享，在場聽眾知曉或回憶了國史館在臺復館一甲子以來的成果，也經由資深館員的回顧，說明國史館長久以來努力的目標，使今人得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創國史館未來的方向。

#### 【註釋】

1. 許瑞浩、吳淑鳳二人論文參見本期。